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曆

渾儀

測景

地震

日蝕

月蝕

曆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唐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為曆筭於是下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曆是歲九月曆成仁均奏新術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和元年歲在丁丑更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曆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懸於今日其二曰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之交朔蝕辛卯

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蝕即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曆序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日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造曆却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日冬至則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有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常在於望却檢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辰不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命度起於虛六度命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酉東見朔已酉朏臣今已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疏奏上善之擢拜仁均為吏部侍郎尋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曆至武德三年太史奏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効其後中書令封德彝奏言曆詔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

得失孝孫使美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駁仁均所繆仁均援引荅難孝孫乃略去尤疏闊者餘依仁均舊時武德六年九月詔大理卿崔善為考正曆教善為所改凡三十餘條至正觀元年將士郎李淳風又奏駁太史曆十有八事詔下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也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曆太史令傳仁均定以癸亥為朔旦詔下公卿八座詳議公卿已下奏曰伏見李淳風表稱古曆分目於子半勘得今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曆太史令傳仁均定以癸亥為朔旦詔下公卿此由一至故太史令傳仁均欲苟異張曹玄法減餘稍多子初為三刻用乖天正又南宮子明薛蹟等並云自初及半日月全未相風子午之法推校春秋已未畧度薄蝕事皆符合奉勅付所司及者詳加考定謹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一十一人尚書

八座奏議得失惟仁均定朔事有微差溥風推校理尤精密請
從溥風議至十八年太史丞李溥風與司曆使士通等上言故
太史令傳仁均武德初二曆代已來日月薄蝕或差於朔望者
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參差之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
之蝕必在朔望今依仁均法造一十九年闕

九月後四月頻大即仁均之術於古法有違詔令集諸解曆者
詳之能取定其後制令所造曆還依傳仁均平朔法迄于麟德
元年至二年正月二十日以秘閣郎中李溥風所撰麟德曆頒
於天下詔曰朕仰瞻星曜傍總五家去其繁行裁以要審古
所未通今即備載而改之初占曆歲推甲子得於天正合朔之
夜應以嘉祥五緯若連珠二曜如合此授農昇平可致昔洛下
閎漢曆律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受之自大漢至今我將年八百事起

當仁朕亦何讓宜即宣布永為詔範可名曰麟德來年即頒行用
之又太史嬰曇羅上經緯曆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曆相參行
乾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頒曆是月當小盡去八月有勅來年正
月宜用朔故加癸未焉三十日癸未

神功二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為閏十月臘月二日為
正月一日臘月詔曰頃者所司造曆以臘月為閏稽考史籍便
紊舊章遂令歲之中晦仍見月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可以本月
為閏十月來月為正月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
神龍元年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曆加時浸疎遠詔更理乙巳
曆至景中成之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曆命有司行
用之先是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効詔沙門一行定律詔成之因編以上

勒成一部經章十卷長曆五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
曆二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凡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乾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頒山人韓穎等所造新曆每節後加舊
曆兩參之代宗用郭獻之五紀曆以為定式

德宗用徐承嗣正元曆

元和二年二月司天造新曆成獻之詔名元和觀象曆

渾儀圖

正觀初李淳風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儀 法制疎略難為占
步上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為之至 七年三月十六日
直太史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黃道儀成奏之置于凝暉閣其
制度以銅為之表裡三重下據准基如十字未樹鼈足以表四
極焉禮家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渾規相結
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二辰經緯三百五十五度有奇

第二儀名三辰儀圍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天宿短
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內焉其

第三儀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玉衡遊筭而貫約拒地軸傍
轉于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
識器畧度因撰法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開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衛長史南宮說奏渾天圖室有
其書今君象陽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
休將恐女謂用事大臣陰謀且晉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
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令倉部員外郎常伯陽
宣慰又令左丞相蕭嵩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處置聞奏
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有聲俄而地震解宇及居
人廬舍悉崩毀地裂而復合連時不定計殺官吏及百姓四千

餘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圻裂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二年三月河西地又震
大曆四年二月十六日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師地震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其年五月辛巳夜京師地又震
正元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夕三震巢鳥驚散東都閤輔地並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御丹鳳門宣赦是夕京師地震辛亥又震丁卯又震庚午又震詔脩政以答天譴甲戌又震癸酉又震乙亥又震是月金州房州地震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壞至二月辛未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己未京師又震庚午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八月甲午又震其聲如雷上謂宰相曰朕寡德數震當脩政道以答災譴甲午又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閤輔尤甚壞屋壁廬舍或地裂湧出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師地震癸丑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監奏今日午時地震從東來須臾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上謂宰相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宰相李絳曰在昔玄宗皇帝以大聖明睿通于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政亂也政乖錯則天感陰陽之變今臣既脩九曜占書要須量校星象望請造兩枚一進內一畱曹中上皆許之至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効詔改新曆沙門一行奏云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更令太史測候星度有司云承前唯依赤道推官無黃道遊儀無由測候時卒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待制於麗明書院因

起游議式樣甚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其器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於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為之庶得考驗星度無有差外從之至十三年十月三日造成又上疏曰舜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為取其運轉者為樞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失政之所在即今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儀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明律曆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一漏二十八宿相拒晷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曆今制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月日度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

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晷度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得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月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元四年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法望雖密近而不為望日銅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驗是以少條其事其後劉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世理曆者不遵其法更從赤道命之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理曆者之大惑也今靈臺鉄儀後魏明元時都匠斛蘭所造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黃道進退無准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曆

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小者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故授人時近祕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志備載黃道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引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遊用法煩縝其術竟寢臣伏承恩旨更造游儀使赤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中以立黃道交於軫奎之間二至陟降凡二十四度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朏朧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上親為制銘置之於靈臺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為之若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

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望遲速有准又立二木人於平地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然撞鍾皆於櫃中各施軸鈎交錯閤鑠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甚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寮無幾而銅銹漸澁不能自轉遂收置於集賢院不復行

測景

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令姚玄辯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一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於陽城周公測影所得圭長一丈二尺七寸

開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

元太等馳傳往安南郎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
候及還京與一行師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丈六分
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
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緩出地三
人星下衆繁然其明大者甚衆史不載莫辨其名大卒云南極
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見自古渾天家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
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
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寸九分此二所為
中土南北之極其郎充蔡許河南府滑大原等州各有使住並
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
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
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七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
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七尺九寸

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按兗州武陵北極高
二十九度五分表北至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常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度八分表北至影在表北許州扶溝北極
一丈二尺八分夏至影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許州扶溝北極
高三十四度三分表北至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五寸五分汴州浚儀大岳臺北極高三十
四分河南府告城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汴州浚儀大岳臺北極高三十
四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表北至影在表北五尺三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尺七分太原府常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橫野軍北極高三十
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八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九分

地震 在後

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正觀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

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晉州地震壞

人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晉地屢震謂

群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

也地陰也陽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勝於是地震日

蝕蓋地載萬物日為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變異自見書之示戒

用勸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為慮

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

九年三月景辰雋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壞廬舍死傷者百餘人

十五年閏正月京師地震半刻已下

元和九年四月京師地震屋瓦皆墮二年十一月乙丑京師北

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美武夏州監州皆

奏地大震壞軍城廬舍雲迦鎮使及荆南押防秋兵馬小使並

壓死僦卒死者數十輩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晉絳上言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者有死

乾符三年雅州奏自六月地震至七月不止壓傷人

高祖朝四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

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 正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

月戊子朔七月乙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月正月丁卯朔六

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丙寅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

高宗朝十二 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丑朔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申朔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后朝十二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未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二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

酉朔聖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二年

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 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己丑朔

睿宗朝一 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玄宗朝十七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

六年五月乙丑朔七年五月己丑朔九年九月乙丑朔十二年

閏十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壬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

辛未朔二十一年十月乙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

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

丁亥朔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三載六月

乙丑朔

肅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己未朔而大星見至德元年十月

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曆三年三月乙巳朔四年正月庚午朔

德宗朝七 正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准禮將伐

鼓於社未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於社所以責群陰助陽

先也所宣詔命不合經義奏寢不報竟不伐鼓六年正戊戌朔

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遂罷朝會至時不蝕百寮稱賀七年

六月庚寅先是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以陰雲不見百寮稱

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上不視朝司天監徐承嗣奏

擬曆數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計減強半准占君盛明則陰匿

而潛退請宣示朝廷編諸史冊詔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

奏四月癸卯朔太陽虧已後五刻食既未後五刻復滿者舊例

合宣行太常博士姜公復狀奏准開元禮太陽虧皇帝不視

事其朝會合停勅旨依奏至時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十二年八

年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憲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上謂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陽

虧及朔日上瞻如言皆驗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儀有何所

憑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齋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

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餘卒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

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周道即日

為月之所掩故有薄蝕之變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為陽

精當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急即日為之遲速稍逾常制為月

所掩即陰侵於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禮記云男

教不修陽事不得諂見于天日為之蝕婦順不修陽事不得諂

見于天月為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蝕

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皆所以惧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物之上易為驕盈故聖人制禮務乾乾夕惕以奉順大道苟天倫則天人合應百福來臻陛下恭己嚮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謹則聖德益固昇平何遠伏望長保睿志以永無疆之休臣等不勝歡感之至因與同列稱賀上深然其言謂吉甫等曰書傳皆言天人交感妖祥應事蓋如卿說且素服救日乃自貶之旨朕自惟不德實惧有以致譴咎載深兢惕卿等當悉心務理匡我不逮也十年八月己亥朔

十三年六月壬子朔日蝕

穆宗朝一 長慶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四月一日太陽虧准開元禮其日廢務皇帝不視事居數日上謂戶部尚書常綬曰災可禳福可禱乎對曰災可以德禳宋景公善言而法星為之

退舍是也福不可以求致故漢文帝於祠祀命有司敬而不祈用能變以成之災享自致之福著于史傳其理甚明今人或不慎行以祈災銷媚于神而冀福至神苟有知當因致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 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陰雪不見

武宗朝四 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

宣宗朝一 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 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蝕在心宿初度蝕十五分之三

哀帝一 天祐三年四月癸未朔蝕在胃十三度屬趙分太常

禮院奏准故事伐鼓於社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各守本局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端立俟明復而止

月蝕

高祖朝八
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閏二月乙卯望四年十二月丁卯望六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丁巳望七年十月乙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月庚午望
太宗朝十八
正觀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亥望八月甲申望四年七月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望十一月乙未望七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望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正月乙未望十四年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望十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望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望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望

望

高宗朝二十五
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巳望二年六月丁丑望十一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巳望五年九月戊子望顯慶二年閏正月甲辰望七月辛丑望龍朔元年十一月丙午望二年五月甲申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乾封二年閏十二月辛未望總章二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三年四月壬戌望十月癸丑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元二年八月丙戌望儀鳳元年二月甲申望二年七月乙亥望永隆元年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未望永淳元年三月戊申望二年九月庚子望
天后朝十九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丑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載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

酉望長壽二年二月乙亥望

證聖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望聖曆二年正月

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酉望長

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月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七月戊

戌望

中宗朝三 神龍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龍

元年十月己丑望

睿宗朝三 景雲二年八月丁巳望太極元年三月乙卯望八

月辛未望

玄宗朝十 開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壬戌望四

年六月庚申望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丙子望十年二月

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戊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

天寶三年十一月丁未望

肅宗朝二 乾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 寶應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蘇氏曰載月甚詳然仲尼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

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候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

則王者中國之政勝矣故不謂為災或云蓋取詩人彼月而

蝕則惟其常之義會要亦國史之支也學于史氏宜取

法春秋以是皆不書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第四十二

唐會要卷四十三

彗字 五星凌犯 星聚 流星山摧石墮 水災星

彗字

武德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彗于胃昴之間二十八日又有星
字于卷舌正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有彗于虛危歷于五十一
日乃滅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齊景公時有彗見晏
嬰對曰穿池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畏不重是以彗為公
誠耳景公懼而脩德十六日而星滅臣聞政德不脩雖麟鳳數
見終不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變何損於時伏願陛下勿以
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自驕驕慎終如始彗何足憂
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三代
以來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頗有自務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

之罪也上天見變良有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
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懼魏
徵進曰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脩德災變自銷溫彥博
進曰宋公一言 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銷乎十三年三
月二十二日有彗于畢昴

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有彗于太微犯^帝位七月甲戌滅

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膳令內外五品已
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字而光芒小此非國
青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敬宗又進曰星字于
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
過於小藩哉二十一日星滅
上元二年十月十三日彗見于角亢之南長五尺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彗見于東井指北河積薪長三尺餘漸向
東北先芒益長半天掃中台指文昌宮經五十八日乃滅十八日
日御史大夫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靜凝乘白馬
乘彗傳孕着白衣男子從者八九人入太史局昇令廳床座問比見有何
災異太史令姚玄辯執之以聞是夜彗見天市中長五尺漸小
向東行出天市至河鼓左旗十七日滅
永淳二年三月十八日彗見于五車之北凡二十五日滅
文明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北方有彗長丈餘經四十二日滅
光宅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有星如半月見西方
景龍元年十月十八日彗見于西方經四十二日滅
二年七月七日有彗于胃昴之間
三年八月八日有彗于紫微宮

太極元年七月四日有彗入太微宮

延和元年六月彗自軒轅入太微至太微至大角滅時睿宗以

舊布新之象乃
下詔傳位太子

開元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彗見于五車三十日有彗于畢昴二

十六年三月八日有彗于紫微垣中曆斗魁十餘日皆陰雲見不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彗見于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四尺

疾行向東北歷昴畢觜參井鬼柳軒轅宿至太微西右執法星

西七尺許滅凡經五十餘日

上元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妖星見于西方長數丈至五月滅

大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彗見于匏瓜侵宦者星長尺餘色漸

二旬滅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彗出于五車長五丈餘六月二

十八日滅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長星見

元和十二年正月戊子彗見于畢南指西南凡三百日南近參
旗滅長慶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彗于東南方二十九日又有
彗于辰上

大和二年七月甲辰彗出西攝提南二尺
八年九月辛亥夜彗起太微近卽位西北五尺乃滅庚申彗復
出更方張三尺芒耀甚偉

開成二年二月丙午夜彗出東方長七尺在危西指辛酉彗復
出長丈餘直西行稍南指在虛一度半壬戌戌漸長二丈餘廣

三尺在女九度三月乙丑夜彗長丈岐分兩尾其一指氏其一
掩房至戊申漸長八丈西北行在張十四度

日仍傳內中脩造以答天譴
三年十月十九日有彗于辰上長二丈餘二十日又見于辰

上長三丈五尺二十一日又見于辰長三丈餘五尺西指軫東南星

二十二日又見于辰三丈五尺餘西指軫魁

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彗見于室南歷壁奎婁胃等宿至閏月二

十三日又見于卷舌北凡三十有三日後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陰二十六日晴已滅

會昌元年十一月六日有彗見于西南室宿之分凡五十六日

滅大中十一年九月丁未彗出于房長三尺

元啓二年五月星彗于箕尾歷北斗攝提

天祐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長三丈在西北方詔

彗字識見放京畿軍諸司禁因常赦不原外罪無遞減一等限三月內疏理

其年五月乙酉夜西北彗星長六十餘尺自軒轅大角及天市

西垣光芒奮怒其長竟天

四星凌犯

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白犯軒轅

七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左執法尚書左僕射蕭瑀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熒惑入太微上表避位不許

九年五月傳奕密奏太白于秦秦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

宗及太宗即位召傅奕謂曰汝前奏事幾累於我然今日之後

但須悉心盡言無以為慮

十三年五月熒惑犯右執法司空長孫無忌上表請避位不許

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熒惑逆行犯太微東藩上相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特進

魏徵卒四月六日

吏部尚書侯君集候書六月十九日尚書左僕射高

十七年三月七日熒惑守心前星十九日退其月齊州都督齊王祐舉兵殺長史

權萬紀及齊州平賜祐無子宅其月二十二日又犯鉤陳四日

大理因統于承基上變稱太子承乾漢元昌並賜死九月二十九

日熒惑犯太微西藩上將

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太白在太微左執法光芒相及十四日

侍中劉洎賜死

永徽三年六月二日熒惑犯左執法三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

法四年正月

流中射張九月十三日侍中高

顯慶五年二月三日熒惑入南斗

貞元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元和三年五月十日熒惑入軒轅

咸亨元年十二月熒惑入太微

上元二年正月九日熒惑犯房星

儀鳳四年四月九日熒惑入羽林

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

長安四年熒惑入月及鎮星犯天關太史令嚴善思奏曰法有

歲餘誅張易之兄弟

神龍二年九月十一日熒惑犯左執法其月十七日左散騎常侍李懷迺卒

景龍三年六月八日太白晝見于東井

景雲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太極元年三月三日熒惑入東井四月十三日熒惑與太白守

東井

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熒惑入南井

天寶十三年五月熒惑守心五十餘日

至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熒惑與太白同犯昴

大曆四年三月三日熒惑守上相經二十一日退入氏十一月十九日

黃門侍郎杜柒月三日熒惑犯次相星射同三月四日左僕

同平章事杜柒月十二日熒惑入羽林

九年六月十三日熒惑入太微

正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

其年六月癸卯熒惑退行入羽林

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并閭容一指戊寅熒惑犯鎮星不及

者一十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十年夏四月太白晝見

正元十一年八月熒惑太白犯上將星其年北平王馬燧薨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永正元年十二月己酉歲星犯太微西垣

元和十五年七月庚申熒惑退行入羽林

長慶元年八月壬辰太白犯太微西垣戊辰太白犯太微

四年二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三月甲子熒惑犯歲星壬申

太白犯東井八月丁丑熒惑犯鎮星癸未犯東井丁亥復入東

井己丑太白犯軒轅在角

寶曆元年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

太和六年九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其年九月八日熒惑犯氏西南星二十八日又犯鉤鈐

開成元年十月三日熒惑入氏

二年五月十二日太白犯畢十月二十五日又犯房

三年五月五日又犯輿鬼

其年六月乙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日犯右執法十月七日又

犯南斗

會昌元年九月癸巳熒惑犯輿鬼閏九月丁酉貫鬼宿戊戌在

鬼中 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丙寅太白犯東井

三年七月癸巳熒惑合赤色動搖於井中至八月十六日輿鬼

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鎮

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

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二十九

日熒惑犯上將星

大中十一年八月熒惑犯東井

星聚

武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辰鎮聚于東井

九年六月十一日辰歲會于東井二十三日辰歲又會于東井

正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合于東井

十九年九月太白入太微時太宗平高麗初下白巖城也

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

景雲二年七月太白鎮同在張宿

太極元年四月熒惑太白同守東井

至德二年四月乙酉太白與熒惑集于東井

乾元元年四月庚戌熒惑與鎮星聚於營室

熒惠

者大

道官今為立

上

天心

有

張氏為皇后太鎮星老女生之象

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于東井九月肆星聚于井

正元四年乙亥熒惑歲鎮三星聚熒室三十餘日

六年閏四月庚戌太白辰聚于東井

元和十一年五月丁卯辰星與歲合東井六月己未辰星歲星

合於東井相去一尺十一月戊子鎮熒惑合於虛危

十三年八月丁丑太白辰星歲星聚于軫

太和九年八月三日太白熒惑合于角五度

開元四年正月丙辰熒惑太白辰合于斗

流星

武德三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墜于東都城南殷殷有聲高祖

謂侍臣曰此何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芬曰昔司馬懿之伐遼

東也有流星墜遼東梁水上尋而其正敗走晉軍追之至其星

墜所斬之此即三亮滅亡之兆也

正觀十二年五月甲辰有星狀如月西南流三丈乃滅

十八年五月五日有星大如斗出東壁光照聲如雷

景龍二年二月十九日天保星墜于西南有聲如雷野雞雖

景雲二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又歲星犯

左執法正請罷所職為相國寺奴罷職後之為寺奴不許

蘇氏議曰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變豈不位宰

輔名踐國公以諂諛為政事用姦妄為身計而欲上遊無誠下

就臧獲其可得乎先天之誅諒天道不昧矣

其年九月十二日北方有流星出中台至相滅十月三日幸安石郭元振張說

李曰知立罷相

太極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流星出太微至相而滅

天寶三年閏二月十七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西北角有流星有尾迹散落亘天

九年四月辛巳北方有大流星尾迹長五丈光照地至右攝提

西三尺滅

十一年正月壬辰夜有流星長二丈餘出天井之西有尾迹

十三年七月庚寅有星色白尾長一丈五尺東南入濁八月乙

未東方一大流星其色赤西流至危滅

十五年五月己亥西北有大流星長二丈餘出北斗魁南抵軒

轅而滅 其年七月癸亥有大流星出鉤陳南至婁北滅

寶曆元年閏七月庚子有流星出北極至南斗柄滅

二年七月丙戌日初出已有流星向南滅八月丙申北方有大

星長四丈餘出王良流至北斗柄滅

長慶元年正月丙辰南方有大流星色赤尾迹長三丈光明照

地出狼星北二尺東北流至七星南三尺滅
其年六月己丑東方有大流星色黃有尾迹長六七尺光明照
地出參西北西流至羽林滅

二年八月丙子東方有大星西流至昴滅有聲如雷

四年七月丙子有大星出天將軍東北流入濁滅

其年十一月甲午夜西北有流星出閣道至北極滅

大和四年六月辛未南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良久不滅

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有流星縱橫大小約有二十餘出沒多近

天河

開成元年十一月十日西方有流星大如一斗器光明照地尾

迹凝著天良久不滅出上台經中台西北滅

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東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良久不滅出天

市中帛星經宗人星東南滅

其年七月六日未後東北方有流星尾迹光明東流二丈餘滅

其聲如雷九月五日上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光明照地至室

宿向南滅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從四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約有流星大

小共二百餘並西流皆有尾迹長二丈或三丈至五丈三月二

十三日一更至五更上方及四方有流星大小餘交橫出滅

其年八月辛未夜有流星出羽林尾長八十餘尺滅後有聲如

雷十月二十六日南方有流星尾迹凝著天光明照地出參右

足近九遊南滅

會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從一更至五更有小流星五十餘於

四方交橫散流七月二日北方有流星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

如雷十一月六日上方有大星流光明照地東北流有聲如雷
六年二月丁酉東北流星色赤其光燭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
紫微

山推石墮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日雋州山崩遠水咽
正觀八年七月七日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太宗問秘書監虞世
南曰是民災異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
國左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出次祝幣以禮焉
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九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文
帝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
帝時青蛇見御座晉侯惠帝時大地長三百步經市入廟今蛇見
山澤並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亦不足恠也唯脩德可以銷變上

然之

永徽四年八月二十日隕石十八于同州馮縣光曜有聲如雷
上問于志寧以何祥也當由朕政之有闕也對曰春秋隕石于
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生自古災變竟不可測
但恐物之自然未必關於人事今陛下發書誠懼責躬自省未
必不為福也

開元十七年四月五日大風震雷藍田山開百餘步

大曆十三年十一月郴州黃岑山摧震殺數百人

正元十五年正月郴州藍山縣山摧得古鍾四枚

刺史賈林表進之

水災

正觀十一年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
尺壞左掖門毀宮寺一十九所損六百餘家中書舍人岑文本

上疏曰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刑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輒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載橐弓矢而無武忘備凡此數者唯陛下行之不怠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况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係聖心哉特進魏徵諫曰昔正觀之始聞善若鶩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辨謂同心者為朋鄙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謹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忠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謹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

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理損德其在茲乎而欲無水之災不可得也已 十三日詔曰暴雨為災大水汎濫靜思厥咎朕甚懼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諱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所作役量事停廢遭水之處賜帛有差二十日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 九月黃河泛溢壞陝州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渾白馬坂以觀之

永徽五年六月七日滹沱河水泛溢損五千三百家 總章二年七月冀州大雨壞居人屋宇凡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頃九月十八日虔州海水翻上壞永嘉安固二縣百廬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家溺死人九千七十牛五百頭苗四千一百五十頃

咸亨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婺州暴雨山川泛溺死者五千人
永淳元年五月十四日連澍雨二十三日洛水溢壞天津橋損
居人千餘家
文明元年七月温州大水損四千餘家
如意元年七月一日洛水溢損居人五千餘家
神龍元年七月洛水暴漲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
人八月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右衛騎參軍
宋光祿上疏曰伏見明制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
音真克舜之用心禹湯之罪已也臣當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
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
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
七日洛水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案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

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
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曆矣涼郊廟遲留時不殷薦山
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
之道陰氣盛滿則泉逆溢加以虹蜺紛雜澍雨滯霪雖丁厥時
而洎常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
干外朝之政伏願陛下深思天變杜絕其萌以萬方為念不以
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暨勞宵旰用緝明良豈
不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若乃雨
暘或愆則貌言之咎乎災崇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降霖雨即閉
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遂術時偶中者安即神耶蓋當
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暫
閉暨開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載至今巷議街談共

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天工人代乃為虛設
悠悠蒼生復何望哉尚書左僕射唐休璟以水雨為害咎在王
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以人代之而理神行其化為政資之
以和得其理則陰陽以順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
惟其難論道於邦必自中夏及乎首秋郡國水災屢
為人害夫水陰氣也右必理之致此陰沴是不能
調理其氣而曠居其官乖
位伴殷相宜相關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恩不思不
天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臣豈居
私門冀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責
二年四月洛水漲懷天津橋損居人廬舍溺死者數千人
唐會要卷四十三

唐朝要卷第四十四

水災下
火

雜災度
太史局
木冰

螟蟻

開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東都穀洛漚三水溢損居人九百六
十一家溺死八百一十五人許衛等州番州掌閑溺死者一千
一百四十八人
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漚水暴漲入洛損諸州租船數百艘損租
米十七萬二千八百石十八日懷衛鄭汴滑濮大雨人皆巢居
死者十計
大曆四年京師大雨水斗米直八百他物稱是命閉市北門置
一十一臺臺高五尺上置五方壇壇上立一黃幡以祈晴

正元三年閏五月東都河南江陵大水壞人廬舍汴州尤甚揚州江水泛漲四年八月連雨灞水暴溢溺救渡者百餘人八年八月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又幽州奏七月大雨水深二丈已上漢涿易檀平等五州並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十月徐州奏從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田苗屋宇漂蕩倒塌村閭向盡百姓多就高處及移居鄰郡

十一年復州竟陵等三縣遭郎留二江水泛漲沒溺損戶一千六百六十五田四百一十頃

十二年四月福建等州大水六月嵐州暴雨大水深二丈餘損屋宇田苗十五年鄭滑大水十九年蔡申光等州水賜物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以賑貧民

永正元年九月郎州武陵龍陽二縣江水暴漲漂萬餘家十一月京兆府長安等九縣山水泛漲害田苗

元和元年十二月幽州徐州水損田苗二年蔡州上言大水平地深八尺三年京師大雨水

四年七月渭南縣暴水泛溢漂損廬舍二百一十三戶秋田十有六頃溺死者萬人命京兆府發義倉救命十年正月振武界黃河溢毀東受降五月饒撫虔吉信五州山水暴風沒毀廬舍虔州窟甚深處四丈餘八年許州大水摧大嵐山其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揚瓦人有壓死者水積於城南深數丈餘入明德門猶漸車輻辛卯渭水暴漲絕濟者一日時所在霖雨百源皆發川澮多不由故道九年十二月淮南宣州大水十三年五月昭應雨水流溺居人是月衢州山水湧出三丈

餘蕩州郭百姓溺死損田千餘頃是月浮梁樂平二縣暴雨百
姓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其為漂泛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戶闕
兩稅錢三萬五千貫十一月潤常湖陳許等州以水害聞田不
發者萬餘頃又京兆府奏水害田四萬餘頃十二月京兆府水
害田苗潤常湖衢陳許六州大水平十二年六月京師大雨
合元殿一柱傾市中水深三尺壞坊民二千家河北水災邢洛
尤甚平地或深二丈十三年六月淮水溢壞人廬舍十二月
奉先等十一縣水害麥苗十五年九月滄景大雨敗田三百
頃壞屋室二百九十間又江西奏吉州大水明大水
長慶二年七月好時山水泛漲漂損居人三百餘家其月詔陳
許兩州災頗甚百姓廬舍漂溺復多言念疲氓豈忘救恤宜賜
米粟共五萬石充賑給以度文先於管內見收貯米粟充本道

觀察使審勘責所漂溺貧破人戶量家口多少作等第分給聞
奏

寶曆元年七月乙酉鄜坊大水其年九月華州暴水傷稼

太和二年六月陳州水害秋稼其年八月京畿奉先等十七縣
水三年七月宋亳水害秋稼

肆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大水災溺民戶六百八十詔本
道以義倉斛斗賑貸其年十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
害稼詔本道節度觀察使出官米賑給五年六月蘇杭湖三
州雨水害稼東川奏玄武江水漲二丈壞州人廬舍六
年二月以去歲蘇湖大水宜發粟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善
倉斛斗平充給災民其年十一月滁州奏清流等三縣四月雨至六
月諸山破洪水漂溺戶萬三千八百

開成三年八月山南東道諸州大水田稼漂尽丁酉詔大河西南幅圓千里楚澤之北連亘數州以水潦暴至堤防潰溢既壞廬舍復損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災沴宜令給事中盧宣刑部郎中崔璠宣慰督發倉谷以賑災黎

火

正觀二十三年三月少府監甲弩庫火

證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夜明堂火至明並為煨燼

景龍四年二月東都凌空觀殿宇並煨燼唯一真人獨存自有

淚迹

開元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大雨雪俄又震雷飛龍廡災

天寶二年六月七日應天門觀災延至左右延福門經日火不

滅九年三月西廟災十年正月陝州運船火燒船二百一

十五隻損米一百萬石舟人死者六百人商人船數百隻八月

六日京武庫災二十八間十九架燒兵器四十七萬事

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鄂州失火燒船三千隻延及岍

上居人二十餘家死者四十餘人

正元七年四月蘇州火十三年正月東都尚書省火

十九年四月家令寺火二十年四月開業寺火

元和四年三月御史臺佛舍火當直御史李應罰一季俸

七年六月鎮州甲仗庫火延燒一十三間兵器皆盡王承宗久

畜叛謀至是免氣稍息十年四月河陰轉運院火盜所為也

是日昏暮有盜發於河橋凡數十人縱發弓矢人吏奔駭因斫

毀院門又束藁藝火以焚之十一月盜焚猷陵寢宮永巷

十一年十一月元陵火罰詔李佑一月俸十二月未央宮及飛

龍草場火 十二年五月神武門被火延燒 十四年十一月戊寅度支火 十五年正月京師西市火焚死者衆

大和二年十一月禁中昭德寺火延燒宣政殿之東垣及門下省至 北風起火勢益甚迨暮方息初火發上命神策兵士救之公卿內臣聚于日華門外御史中丞溫造不到與兩巡使崔蠡姚合等各罰一月俸八年五月飛龍神駒中厩火 九年六月西市火

開成四年十二月乾陵火

會昌三年六月萬年縣東市火燒屋宇貨財不知其數又西內神龍寺火 大順二年七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晚微雨震電寺僧見塊火在三門藤網中良久火發復飛越前殿延

燒佛閣二夕方止

木水

儀鳳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雨水冰其月三十日黃門侍郎同三品來恒卒四年正月十日戶部尚書許圜師卒二十九年尚書右僕射戴至德卒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水冰凝寒凍裂數日不解寧王憲見而嘆曰此俗謂之樹架諺曰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二十四日寧王憲薨 大曆二年十一月辛未紛霧如雪草木冰

螟蟻

正觀二年六月十六日終南寺縣蝗上至苑中見蝗掇教收而呪之日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曰恐致疾遽

來諫止上曰所異無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為災
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諸州大蝗分遣御史補而埋之汴州刺史
倪若水拒御史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劉聰時除既不得
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報之曰劉聰為主也德不勝妖今日聖
朝也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出避境若言脩德可免彼豈無德
致然今坐看食苗恐而不救因此飢饉將何自安卒行埋瘞之
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勝數朝議喧然上
復以問崇崇對曰凡事有違經而合道有反道而釋權者彼庸
儒不足以知之縱除之不尽猶勝養以成災上又曰殺虫太多
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對曰若殺人殺虫為禍崇所甘心八月
四日勅河南河北檢校殺蝗出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高道昌賈
彥璿等宜令待虫尽看刈未有次序即入京奏事諫議大夫韓

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脩德以穰之恐非人力所能剪滅上疏
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虫頃日更益繁熾經曆之處苗稼都損今
漸翾飛向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
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
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
前後驅蝗使等伏望摠滄上出思復疏以付姚崇崇乃請思復
往山東檢覈蝗虫所損之處還且實奏
正元元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百姓捕之
蒸暴颺去足翅而食之五月有蝗起自東海至西壠坻群飛蔽
天旬日不息所至苗稼無遺八月大旱關中有蝗百姓捕之蒸
暴颺去足翅而食人心大恐開成二年六月魏博淄青河南
府並奏蝗害稼七月乙酉京兆尹李紳奏蝗入京畿不食民田

詔書褒美仍刻石以紀之
三年八月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盡
四年十二月鄭滑兩州蝗充海中都等縣並蝗
五年四月鄭州充海管內並蝗又汝州有虫食苗五月河南府
有黑虫生食田苗汝州管內蝗充海臨沂等五縣有蝗虫於土
中生子食田苗六月淄青登萊四州蝗虫生河陽飛虫入境幽
州管內有地蝻虫食田苗魏博河南府河陽等九縣沂密兩州
滄州易定鄆州陝府魏州六縣蝗 會昌元年三月鄧州穰縣
蝗 咸通三年五月淮南河南蝗 九年江夏飛蝗害稼
光啓二年二月荆襄仍歲蝗米斗三十千人相食
雜災變
正觀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雲陽石燃方丈晝如灰夜即光見

投草木於其上則焚曆年乃止 十七年閏六月司農寺豕生
子一首八足自頸分為二體 其年七月京師訛言官遣張張
殺人以祭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指如鐵爪每于暗中捕人
必相肝心更相震怖皆殺子矢以自防太宗惡其妖訛遣夜間
諸坊宣旨慰 稍定
永徽五年七月萬年宮有小鳥生大鳥
龍朔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洛州言猫鼠同居
調露二年突厥温傳等未叛有鳴鷄羣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
相驚曰此鳥一名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至二年正月還復
北飛至灵夏已北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石
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至靈而稟生
含氣同於萬物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人受命龍鳳

為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
知已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鸛鶴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
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履恭寅畏動必思
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明神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已也雉昇
鼎耳殷宗側身以脩德鵬止坐隅賈生作賦以叙命卒無患者
德勝祿也 垂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揚州地生毛如馬鬣
長壽三年三月大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瑞脩表將賀左拾
遺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瑞
雪臘月雷為瑞雷乎乃止

神龍二年三月九日洛陽東七里有水影側近樹車馬皆歷影
見水中月餘乃滅四月己亥雨毛于越州之鄞縣地
景龍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止

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

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叨欄檻及柱災

蘇氏駿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為名以噴浪則降雨漢

栢梁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

屋脊畫藻井之文於梁上用厭火祥也今呼為鴟吻豈不誤

矣哉

天寶元年十月一日魏郡上言猫鼠同乳經二十六日望編入
史冊詔從之

寶應元年七月西北方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流于東弥漫壯
方照耀数十里也

大曆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隴右節度使奏隴州汧源縣趙貴庄
猫養鼠衆以為瑞中書舍人崔祐甫上議曰中使吳承倩宣進

止以猫鼠示百寮者臣聞禮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則雖微必錄今此猫鼠而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乎猫受人養棄職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動觸邪墮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其列三端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

建中四年天下地生毛
正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黃黑色狀如浮埃
五月日有黑暈自辰及申方散
四年正月上御丹鳳樓宣赦是日含元殿前階檻三十餘間崩
甲士死傷者十餘人又陳留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每木有孔
通中所下其立如植二月太僕郊牛犢生六足鄉周浩白宰臣
李泌請上聞泌戲答之而不許其時京城民家豕生子兩首四

足以白御史中丞竇叅亦不許上聞七月自陝州至河陰水尽
黑其黑水流入汴河止於汴州城下一宿而復又鄭汴二州群
鳥皆去界內入田緒李納境內街水為城高二三尺緒納令焚
之信宿復如之鳥口多流血
十年十一月有大鳥飛集宮中
食雜骨數月獲之不食而死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二尺竹多死環玉國所獻犀牛甚珍
爰之是冬凍死
十七年二月丁酉京師雨雹已亥兩霜戊申
夜霆震兩霜庚戌大雨兼雹
元和元年京師大風折樹
三年四月大風毀含元殿西闕欄干十七間
七月六月舒州
上言桐城縣梅天陂內有青黃白三龍自陂中乘風雷躍起高
二百尺六里入浮塘陂
八年三月丙子大風壞崇陵寢殿鴟吻折門戟六月四日長安西

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為二
長慶二年六月乙丑大風震電墜太廟鴟吻霹御史臺樹皆仆
其年十一月頻雪後恒燠水不冰凍草木萌發如正二月
四年六月庚辰大風吹敗延景風門
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須臾遍天霧上有赤氣或深
或淺久而乃散

開成元年閏五月有群鳥萬餘集唐安寺逾月方散
四年四月壬戌有聲出太廟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舒州奏有鳥人面綠毛喙皆紺色其声曰
甘人呼之為甘虫

咸通元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其年十一月丁酉戌時妖
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在楚分

廣明元年四月大雨雹大風拔京兩街樹十二三東都長夏門
內古槐自拔而仆各殿鴟吻皆墮地

中和元年五月大風天雨土
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有赤氣
如絳竟天其年九月太原上言諸山桃杏有花結實其年十月
西北方無雲而雷名天狗墜
光啓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

兗化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
光化二年春有白氣竟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
天祐元年四月東京天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暄稍止是年
昭宗移洛陽車駕以其日入京城而有是變朱氏革命之兆也
其年十一月辛酉日有黃色白暈旁有青赤紐

太史局

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改太史局為渾天監不隸秘書省天后

召尚猷輔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遂改為渾天監至七月六日又改為渾儀監

長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獻輔卒渾儀監依舊為太史局隸麟臺緣監置官並廢

景龍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祕書省

景雲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又改為太史局隸祕書省八月十日

又改為太史監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改為太史局二年閏九月

十日又改為渾儀監開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又改為太史

監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改為太史局隸祕書省至

天寶元年十月三日改為太史監罷隸祕書省至

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太史監改為司天臺仍置五官正五人

司天臺內別置一院名之曰通玄院應有道術人並徵辟到京

皆於通玄院安置司天臺總置官六十員太監一人正三品少

監二人正四品上丞三人正六品上主簿三人正七品上主事

三人正八品下五官正各一人正五品上副正各一人正六品

上五官灵臺郎各一人正七品下五官保章正各一人從七品

上五官挈壺正各一人正八品上五官監候各一人正八品下

五官司曆各一人從八品上五官司辰各三人正九品上觀生

曆生七百二十六人其臺宜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制曰建邦

設都必稽玄象分曹列局皆應物宜灵臺二星主觀察雲物天

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廷也考符所合以致灵臺

宜令所司量事脩理舊置在祕書省南至寶應元年六月九日

司天少監翟雲謨奏司天丞請減三員監候減二員司辰減七

員五陵司五員勅旨依至天寶一十年三月十四日勅太史監

官除朔望朝外非別有公事一切不須入朝及充保識仍不在點檢之限

大足元年九月十九日勅在史局曆生天文觀生等取當色子弟充如不足任於諸色人內簡擇

開元二十三年九月八日勅太史局曆生每番留兩人當上餘並七月一日上至十月三十日下

乾元元年十月一日權知司天監韓穎奏司天臺五官正既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每至正冬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并奏本方事各依本方正色其冠上加一星珠仍永為恒式從之

大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勅艱難已來疇人子弟流散司天監官員多闕其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解天文玄象者各委本道長吏具名聞奏送赴上都

開成五年十二月勅司天臺占候災祥理宜祕密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寺多與朝官并雜色人交游既乖慎守須明制約自今已後監司官吏並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仍委御史臺訪察

雜錄

武德九年八月詔私家輒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祈禱一切禁斷龜易五兆之外諸雜占亦皆禁止

載初元年六月勅相書及朔計家書多妄論禍福並宜禁斷開元十年六月勅百姓不得與卜祝人交游往來

唐會要卷第四十四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詔曰朕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

仗宏材尚書令秦王右僕射裴寂或合契元謀或同心運始並

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理宜優異

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勲賢之議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

一死及所司進簿尚書右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静加恕二死左

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都水監文趙恪

右屯衛大將軍竇琮衛尉少卿劉政會鴻臚卿劉世龍吏部侍

郎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尚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唐會要卷第四十五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詔曰朕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

仗宏材尚書令秦王右僕射裴寂或合契元謀或同心運始並

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理宜優異

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勲賢之議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

一死及所司進簿尚書右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静加恕二死左

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都水監文趙恪

右屯衛大將軍竇琮衛尉少卿劉政會鴻臚卿劉世龍吏部侍

郎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尚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唐會要卷第四十五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詔曰朕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

郎殷開山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庫部郎中武士
獲驃騎將軍張平高左驍衛長史許世緒李思行李高遷等並
恕一死

三年二月十日詔曰貴爵尚齒列代通規進善優賢有國彝訓
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寂太子少保新昌縣公綱左武侯大將軍
陳國公抗太常卿沛國公元琦納言漢東郡公叔達內史令宋
國公瑀兵部尚書蔣國公通戶部尚書滎陽郡公善果右武侯
大將軍羅侯御史大夫滑國公無逸並職司近侍任兼心膂恩
禮所加義從隆渥寂已下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其年三月隋
尚舍奉御郭弘道來歸引見帝泣曰臣識顏龍在天下之先今
拜闕庭在衆人之後遂拜同州刺史每忝見奏事並升殿
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詔曰褒賢昭德昔王典令旌善念功有國

彝訓吏部尚書上黨縣公長孫無忌中書令臨淄縣侯房玄齡
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兵部尚書建平縣男杜如晦左衛將
軍全椒縣子侯君集等或夙忝謀綢繆帷幄竭心傾懇備申
忠益或早從任使契闊戎麾誠著艱難績宣內外義冠終始志
堅金石誓以山河寔允朝議無忌封齊國公玄齡封邢國公敬
德封吳國公如晦封萊國公君集封潞國公邑各三千戶遣侍
中陳叔達於殿階下以名唱之上謂曰朕叙公卿勲勞量定封
邑恐不能盡當宜各自寧從叔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
臣率兵先至今房齡玄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
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悍兵未嘗身履行陣山
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闡翻動望風而破
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惟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

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
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
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淮安王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
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宜妄訐
正觀六年九月宴於慶善宮時有班居尉遲敬德上者敬德怒
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諭之敬德拳毆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憚而罷嘗謂敬德曰朕舊覽漢史見漢高祖功
臣獲罪者多意常尤之及居大位已來恒欲保全功臣令子孫
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綱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德國家大
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飾無貽後悔數年敬
德遂飛鍊金石閑居服雲母粉穿築池臺常奏清商樂以自奉
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至顯慶三年十月卒許敬宗請加

贈上曰敬德功業誰之儔也對曰武德末年二凶御亂經綸中
興之業能置宗廟之安者敬德功當第一太尉無忌曰敬德早
從征伐勲庸明著正觀之初特効殊績比諸將帥超越等倫李
靖南定荆吳北伐突厥外內之功雖別論其勲効實宜相準上
以為然遂贈司徒并州都督
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既勒名於鍾
鼎又畫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
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
公如晦故太子太師鄭文正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
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宋國公瑤故揚州都督忠莊公志
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故陝東
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鄭國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紹故

荆州都督鄧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鄧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
公侯君集故左驍騎大將軍鄭襄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
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
公劉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世勣故
徐州都督胡莊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
並圖畫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昭於後
昆
永徽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功臣正觀二十三年已來簡退
者特宜同致仕例其太原元從及秦府左右仍各加階先有正
四品者不在此例五年二月四日詔屈突通殷開山並贈司空
長孫順德贈開府儀同三司竇琮贈特進史大奈贈輔國大將
軍溫大雅贈尚書右僕射權弘壽贈太子少師劉政會武士彠

並贈并州都督張公謹贈荊州都督李高遷贈梁州都督李思
行贈州洪都督張平高贈潭州都督時武昭儀用事贈其父故
引功臣以贈之

總章元年二月六日詔太原元從西府舊臣今親詳覽其為等
給贈司徒士彘贈司空開山贈司空淮安王神通并州都督劉
弘基贈并州都督劉政會并州都督唐儉左衛大將軍竇琮荊州
都督長孫順德梁州都督史大奈贈幽州都督龐暉潭州都督
錢九隴贈華州刺史柴紹贈潭州刺史張平高贈工部尚書裴
寂洪州都督李思行洪州都督秦行師靈州都督許世緒涼
州都督李高遷齊州刺史劉義節贈太尉高士廉贈司空屈突
通贈太尉房玄齡贈司空杜如晦贈司徒尉遲敬德揚州都督
督段志玄益州都督程知節徐州刺史秦叔寶涼州都督宇文

士及荊州都督張公謹荊州都督杜君綽荊州都督公孫武達
涼州都督李安遠代州都督鄭仁泰荊州李孟嘗幽州都
督獨孤彥雲始州刺史劉師立並為第一功臣其家見在朝無
五品已上官者子孫及曾孫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
品者加授子孫等一人兩階若三品已上加爵三等其第二等
功臣見在朝無五品已上官者其子孫及曾孫擢一人授從六
品若有五品已上者加一人階六品官者加兩階三品已上官
者加爵一等時皇后欲褒崇其父特在功臣之上故也
神龍元年二月制段志玄屈突厥通蕭瑀李靖秦叔寶長孫順德
劉弘基宇文士及錢九隴龐卿憚竇琮范君璋李子和張平高
張公謹梁洛仁安脩仁秦行師獨孤彥雲蘇定方李安遠鄭仁
泰杜君綽李孟嘗等二十六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

其年九月勅自弘道以前經任相三年已上及秦府晉府寮佐
四品已上并食實封功臣雖經罪責不至破家子孫無任京官
者特宜優與一官英府周府舊寮五品已上子孫亦宜準此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赦扈從劍南締御靈武冊勳共三十
二人太子太師幽國公韋見素加開府儀同三司三百戶開府
儀同三司齊國公加高力士加封三百戶右龍武大將軍潁川公
陳玄禮封蔡國公封三百戶左龍武大將軍鴈門男田長文封
鴈門郡公封三百戶左龍武大將軍南陽男張崇俊封鴈門郡
公封三百戶左羽林大將軍鳳翔伯杜休祥封馮翊郡公封三
百戶尚書左僕射裴冕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莫國公封三百戶
殿中監同正判行軍李輔國加開府儀同三司行殿中監封五

百戶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進封鄭國公封二百戶鴻
臚卿中軍都虞侯李鼎加開府儀同三司封保寧郡公封一百
戶鴻臚卿同正中軍都知兵馬使管崇嗣封鉅鹿郡公封三百
戶右武衛大將軍王統加特進太原縣侯封一百戶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朔方軍節度使子儀加司徒代國公封
一千戶鴻臚卿朔方兵馬使僕固懷恩封曹國公封二百戶右
金吾衛大將軍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李嗣業加兼衛尉
卿封虢國公封二百戶司徒兼戶部尚書太原伊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剡郡公光弼加司空兼兵部尚書封薊國公封八百戶
御史大夫兼工部尚書招討兩京并定遠武威興平等軍兼關
內節度使河西隴右伊西四鎮行軍兵馬使王恩禮加開府儀
同三司封霍國公封五百戶太常卿同正兼御史大夫淮南西

道節度採訪使潁川郡公來瑱加開府儀同三司潁國公封二
百戶太僕卿南陽太守知襄陽郡事金鄉公魯炆加開府儀同
三司岐國公封二百戶京兆尹京畿採訪計會招討宣慰使崔
光遠加特進禮部尚書鄭國公封三百戶開府儀同三司李光
進封范陽郡公封二百戶右相苗晉卿加特進行侍中韓國公
封五百戶憲郡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麟加金紫光祿大夫
封褒國公封五百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圓加特
進行中書令趙國公封五百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河南節度採訪使張鎬加銀青光祿大夫南陽縣公太子少師
房瑄加金紫光祿大夫河南郡公太子少保魏王巨加光祿大
夫御史大夫趙國公李峘加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吏部尚
書郇國公韋陟加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李峴加光祿大夫行御

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戶部侍郎蘇震加銀青光祿大夫
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閏五月詔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子儀宜號尚
父兼太尉中書令加實封通前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
四馬芻穀

其年六月一日制條武德已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沉翳者
量與一人正員官七月二十六日吏部奏請委史館精加檢勘
審定名跡至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館奏武德已來實封陪葬
配饗功臣名跡崇高者

一十一人第一等司空魏國公裴寂納魯國公劉文靜太尉
趙國公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
中書令漢陽王張柬之中書令崔玄暉侍中平陽王敬暉侍中

扶陽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王袁恕已尚書左僕射徐國公劉
幽求

二十四人第二等司空河間王孝恭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
遲敬德特進莒國公唐儉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弘基輔國大
將軍邳國公長孫順德行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行臺
尚書右僕射鄭國公殷開山戶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工部尚
書應國公武士護荊州都督譙國公柴紹揚州都督襄國公段
志玄右驍騎大將軍鄭國公張公謹右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
知節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禮部尚書永興縣公虞世南工
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左武侯
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夏官尚書耿國公王孝傑右武衛大將
軍韓國公張仁愿先祿鄉琅邪郡公王同皎兵部尚書代國公

郭元振尚書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兵部尚書中山郡公王峻等
三十四人第三等司空淮安王通神特進江夏王道宗中書令
郢國公宇文士及行臺左僕射鄴國公竇軌太府卿葛國公劉
義節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右驍衛大將軍梁國公
安興貴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脩仁左衛大將軍譙國公竇
琮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黔州都督夷國公李季和右光祿
大夫羅國公張平高左監門大將軍榮國公樊興左武侯大將
軍郾國公錢九隴右武侯大將軍沔陽郡長孫武達左武衛大
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右驍衛將軍安化縣公龐卿暉涼州都
督廣德郡公李安遠涼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刑部尚書吳
興郡公沈叔安左領軍大將軍統國公張士貴右衛大將軍安
國阿史那社爾右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輔國大將

軍嘉川郡公周護仁右武侯大將軍天水郡公丘行恭尚書左
僕射宋國公唐休璟右羽衛大將遼陽王李多祚吏部尚書齊
齊公國崔日用户部尚書越國公鍾紹京左武衛將軍平陽郡
公薛訥右金吾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光祿卿申國公許乾輔
中書侍郎趙國公王琚特進鄧國公張暉等

至德已來將相功效明著已亡歿者
八人第一等尚書左僕射冀國公裴冕吏部尚書清河郡公房
瑄門下侍郎衛國公杜鴻漸開府儀同三司武城郡王李嗣業
衛尉卿顏杲卿常山郡太守袁履謙御史中丞張巡將軍南霽

雲

八人第二等大尉臨淮王李光弼兵部尚書涼國公李抱玉司
空霍國公王思禮御史大夫劉正臣范陽長史賈循尚書右僕

射信都郡王田神功左羽林大將軍薛景光睢陽太守許遠
七人第三等太子太師幽國公韋見素侍中韓國公苗晉卿尚
書左僕射趙國公崔圓尚書右僕射辛雲京尚書右僕射扶風
郡王馬璘右散騎常侍尚衡太原尹鄧景山
史館奏按史傳考群事實約為三等具件如前勅旨宜付尚書
省百寮與史官對定奏聞
建中元年十二月勅國初以來將相功臣名跡崇高功効明著
者宜差次分為二等其月定武德以來宰臣以房玄齡杜如晦
蕭瑀高士廉魏徵王珪戴胄岑文本馬周劉洎褚遂良于志寧
張行成高季輔韓瑗來濟張文瓘郝處俊李義琰裴炎蘇良嗣
狄仁傑婁師德王方慶王文善魏元忠姚崇朱敬則蘇瓌宋璟
魏知古陸象先蘇
張嘉正李元紘韓休張九齡三十七人為

上等竇威陳叔達等四十人為次等功臣以裴寂劉文靜長孫
無忌河間王孝恭李靖李勣尉遲敬德屈突通殷開山劉弘基
長孫順德唐儉柴紹段志玄劉政會張公謹程知節秦叔寶虞
世南李大亮蘇定方王孝傑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
己張仁愿劉幽求崔日用郭元振張說王珣王暉三十四人為
上等淮安王神通等五十人為次等至德已來將相既歿者以
裴冕房瑄杜鴻漸李嗣業劉正臣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許遠盧
弈南霽雲十一人為上等李光弼等十五人為次等
二年六月中書令郭子儀自蒲來朝子儀勲伐居最代宗不名
常呼為大臣洎幸陝還賜以鈇券圖形凌煙閣及上即位恩禮
益厚每謁見乘肩輿入自光順門以造內殿崇貴近古無匹既
病上御紫殿命舒王謨制書省之是日子儀薨上聞傷痛久之

為廢朝五日冊命曰尊為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欽以袞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軾墓重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可贈太師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贈絹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特賜謚為忠武配饗代宗廟庭

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軍諸使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逆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逆減二等四月詔諸軍從奉天隨從將士並賜名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從谷口已來隨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正元元年八月詔九廟配饗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饗祀

三年三月冊拜李晟為太尉兼中書令四年詔為晟立五廟贈晟高祖芝隴州刺史贈高祖曾高澤州刺史贈祖思恭幽州大都督及令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贊儀以祔馬尋詔晟長子愿為嫡自兼監察御史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上柱國使其得列祭戟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召見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勳力乃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滌盪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綸經參翊締極御昭文德恢武功威不庭康不乂用瑞命于上帝俾懷柔于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正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一以無忘於朝夕一以永垂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正元己巳歲孟秋七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御名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

業之艱難觀彼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時為代生苟蘊其材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斥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盡力肆勤光復宗祏維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列于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馬廐永播嘉庸昭示天下俾後之來者知元勲之不朽於是史官考其功績第其前後以褚遂良蘇定方郝處俊等二十七人克之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左

七年二月詔授張巡男去病涇陽令許遠男峴饒州司馬南霁雲男承嗣溫州別駕顏真卿男羣河府中戶曹叅軍顏杲卿孫

謨左內率府兵曹叅軍旌忠烈之後也

九年八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晟薨上聞之震悼出涕比天歛遣使親致書於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伸旨于故前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寔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氣稜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斥時定亂實賴元勲方將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啻藥餌無徵奄至薨落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兄弟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朕與卿長乖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遺申所懷得盡臨紙遣使

不能飾辭魂而有知當体朕意時初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
新益惻然思晟命致益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
教戒備致每聞其子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鴻勳盛業恩寵
始終自古及今無與晟比其年十月司徒兼侍中馬燧對于延
英殿初燧以足疾許不朝謁是日燧以冬首朝請上召命對無
拜而坐謂之曰曩故太尉晟常與公俱來今獨覩公不覺悲慟
歔歔久之既而燧請退病甚仆於地不能與上親起之送于階
命中貴人扶掖燧頓首泣謝而出先是燧自平汴宋魏博河中
其功益高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并賜宸宸台衛
二銘并序勒石于起義堂西偏上為題額其恩寵如此
十七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薨廢
朝五日群臣詣延英奉慰如渾瑊故事太常謚曰威烈上曰武

俊竭奉國賜謚忠烈元和二年七月錄配饗功臣之後以蘇
瓌孫繫為京兆府司錄叅軍崔玄暉孫元方張說孫整並為監
察御史狄仁傑孫玄範為右拾遺敬暉孫元亮袁恕已孫師德
相次錄用焉

四年三月上覽正觀故事嘉魏徵諫諍匪躬詔令京兆尹訪其
子孫及故居則質賣更數姓圻為九家矣上愍之出內庫錢二
百萬贖之以賜其孫個及善馮等禁其質賣
六年九月勅奉天定難功臣子孫有犯殺人宜令所司準法其
餘並準處分
八年勅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攸載如聞
身歿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勳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
秋二時支給

其年八月詔曰君臣運合故徇國以忘家勸賞義明在褒功而
顯節存則酬其爵祿歿則錄其子孫然後忠義不遺典章斯在
故磁晉隍等州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康日知故徐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李洎等一十家皆有懋功藏於盟府故命搜訪後裔
光賁前人今志寧等或服戎著緒或從官有成或投迹軍府之
中或滯才州縣之職咸皆甄錄各茂官榮庶乎有祿者無忌於
聿脩懷忠者使知其必報勉膺光寵無替前勞

十五年六月勅以大理正段文通為殿中侍御史前淮南營田
副使兼殿中侍御史顏顥為部員外郎長安縣丞顏諗 權知
大理正渭南縣尉郭承嘏為監察御史並準二月五日制勳闕
之後可任臺省官者故有此命

大和二年六月詔曰朕詳觀列聖紀冊祖風盛業粲然在前其
或道有污隆政有善否未始不繫乎當時輔弼常因便殿言諸
宰臣勉其匡益叶心推戴且以去歲乙巳登應門敷大號俾疇
賢相以訪遺裔或血食不繼字祐枋已兼如遂良之委笏而諱名
垂史書仁傑之恢復廟社事形先覓宋璟之文史骨鯁功參治
平元絃之守規畫一持成有裕其胃僅存不絕若髮各授邑吏
使其自試其故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度可汝州臨汝縣尉內
史狄仁傑曾孫元封懷州脩武縣尉侍中宋璟曾孫激岳州沅
江縣封中書侍郎李元絃曾孫仇鄧州向城縣尉

大中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功臣墳墓無子孫者無子孫伐委
所在長吏差人巡檢

其年七月十一日史館奏續選堪上陵煙閣功臣除所有舊員
形并有子孫在中外任官令寫進外三十七人禮部尚書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李峴侍中永寧郡公王珪吏部尚書戴胄中書
令岑文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兼脩國史幹瑗侍中兼脩國史
郝處俊納言姜師德文昌左相王及善同寫臺鳳閣平章事朱
敬則侍中梁國公魏知古尚書左丞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中
書令張九齡司空魏國公裴寂納言魯國公劉文靜中書令漢
陽郡王張柬之中書令博陵郡王崔玄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
範尚書左僕射劉幽求兵部尚書鄭元振吏部尚書房瑄常山
郡太守袁履謙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主客郎中河南節度
副使張巡睢陽太守許遠御史中丞盧奕右驍衛將軍南霽雲
中書侍郎蕭華中書侍郎張鎬司徒李勉平章事監脩國史張
鑑門下侍郎蕭復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檢校司空平章事賈
耽北平郡王馬燧東都留守李愷勅旨宜令御史臺散牒諸州

尋訪子孫圖寫貞形進送

三年四月宰臣奏伏以勲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訪
錄所以興廢繼絕尊賢報功事歸勸獎義主沉翳近日諸家自
論衆者吏曹官闕合用者稀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
子孫準前後制勅令搜訪與官者望許於吏部陳狀便委磨勘
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正員解褐官如
有出身及已曾任官者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嘗登科第
及有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及先因獎錄已授正官者並不在
此限即冀所加恩例式叶本條勅旨宜依

咸通九年正月五日安南觀察使高駢奏愛州日南郡北五里
有故中書令河南元忠公褚遂良墓前都護崔耿大中六年因
訪丘墳別立碑記云顯慶三年歿於海上殯于此地二男一孫

祔焉伏乞尋訪苗裔護喪歸葬從之仍勅嶺南各委本道搜訪如有褚氏事跡相類者尋訪聞奏當加優憫乾符六年十月京兆府奏故尚父子儀廟因霖雨倒塌勅減賜御膳錢三千貫顧丁匠脩築仍令所司明年仲春以太牢祭於廟時禮部員外郎崔祐甫與諫官俱稱過當章疏屢上宰臣亦相次奏之惟中書舍人李拯上疏請行前詔乃以太牢祀之而是非相半其月勅以故衛國公李德裕孫延吉起家為集賢校理天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西都舊有凌煙閣畫圖國初功臣今遷都東京乞委營造一閣圖寫梁王全忠勅旨令於皇城內擇地營造仍賜名天祐旌功之閣

唐會要卷第四十五

唐會要卷第四十六

前代功臣

封建

封建雜錄上

前代功臣

永徽三年九月詔以周司沐大夫裴融贈尚書左丞封孝琰有功前代擢其子孫旌之其年五月詔隋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並標忠烈其子孫令所司量材叙用先是有詔追錄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總管尉遲迥曾孫文禮訴言迥忠於周室為隋所誅上遣議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皆以迥死節於周宜有甄錄褚遂良進曰竊窺史籍咸以救君難為忠不救則為逆春秋趙盾弑晉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迥受周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於陳北連

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為幸若謂之忠鯁臣
所深惑羣議然之

封建

崔氏曰蘇冕所載封建篇蓋以正觀初太宗文皇帝
嘗欲法周漢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諸
儒議論紛紜事卒停寢故有表疏可編自後封諸王
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劉秩所爵設
爵無土署官不職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
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屬籍問侍臣曰封
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
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踈遠者

非有功如周之郇滕如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
踈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分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
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
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卒以屬踈降爵唯有功者數人
得王餘並封為縣公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
皇子元吉為齊王封宗室子孝基為永安王道玄為淮陽王叔
良為長平王神通為永康王神符為襄邑王德良為長樂王道
素為竟陵王博父為隴西王奉國為渤海王八月涼州賊帥以
其地來降封為涼王十月封皇從弟琛為襄武王瑗為盧江王
十二月封柱國李孝常為義安王
三年六月封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鄴王皇孫
承宗為太原王承道為安陸王承乾為恒山王恪為長沙王泰

為宜都王
四年二月徙封宜都王泰為衛王四月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
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荆王元茂為越王十二月徙封
宋王元嘉為徐王
正觀二年正月徙封漢王恪為蜀王衛
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五年正月封皇弟元裕為鄆
王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
元曉為密王又封皇子愔為梁王正為漢王惲為郟王慎為申
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十年正月徙封趙王元景為荆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
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荆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
吳王元軌為霍王幽王元鳳為魏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
夔為燕王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齊王梁王

惲為蜀王郟王惲為蔣王漢王正為越王申王慎為紀王
十一年正月徙封鄆王元裕為鄧王譙王元名為舒王六月徙
封任城王道宗為江夏王趙郡王孝恭為河間王許王元祥為
江王
十三年六月封皇弟元嬰為滕王
二十一年八月封皇子明為曹王
永徽元年二月封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杞王素節為雍王
六年正月封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
顯慶二年二月徙封為雍王素節為鄆王
文明元年三月徙封杞王上金為畢王郟王素節為魯王
嗣聖元年改封上金為澤王素節為許王
垂拱元年五月封皇子成義為恒王
其年十一月改封千金王復為零陵王

三年正月封皇子範為衛王業為趙王

聖曆三年十二月封皇太子男重潤為邵王重福為平恩王重俊為義興王重茂為北海王

景龍元年五月封韓王元嘉男訥為嗣韓王故霍王元軌長子江都王緒男暉為嗣霍王號王元鳳男巨為嗣號王故紀王慎男安封郡王鐵成為嗣紀王故魯王靈夔孫范陽郡王諲長男道堅為魯王故曹王明孫胤為嗣曹王各賜實封四百戶又封皇從兄境為歸政郡王睿宗子成器為蔡王十里為壽春郡王禧為天水郡王初侍中敬暉以唐室中興削武氏諸王封宗姓為王爵故有是命也

唐隆元年六月進封皇子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巴陵郡王隆範為岐王彭城郡王隆業為薛王

景雲元年十月以故吳王恪孫禕為嗣江王其年九月封皇太子男嗣直為許昌郡王嗣謙為真定郡王

先天元年八月封皇太子男嗣昇為陝王嗣直為郟王嗣謙為郟王

開元二年十一月封皇第四子嗣真為鄆王第五子嗣初為鄂王第六子嗣玄為甄王

十二年四月封皇再從兄將作大匠禕為廣郡王再從叔太子真外率便令嗣密王徹為濮陽郡王再從兄太子家令嗣越王琚為中山郡王勅曰傍繼國王礼有停廢以朕近屬特宜並

封郡王

十三年二月封皇第八子浚為光王第十二子濊為儀王第十三子澹為穎王第十六子澤為永王第十八子清為壽王第二

十子泗為延王第二十一子沐為盛王第二十二子溢為濟王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沔為信王訛為義王灌為陳王澄為豐
王德為恒王浞為梁王滔為利王

二十八年九月封皇太子之子僖為南陽郡王疾為建寧郡王
必為西平郡王僅為新城郡王憫為潁川郡王又封慶王子儼
為新平郡王仲為平原郡王封棣王子僕為汝南郡王僑為宜
都郡王封榮王子備為濟陽郡王偕為北平郡王封儀王子侁
為豫章郡王澣為廣陵郡王封永王子傷為襄城郡王封壽王
子任為河間郡王封延王子倬為彭城郡王封濟王僚為永嘉
郡王永平八月封皇太子至正二年十二月進封南陽王傑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
川王憫為充王第九男瑤為襄王第十男沼為興王第十一男

德為祀王第十二男侗為定王

元年建丑月封皇太子第二男邈蓋昌郡王第三男迥延慶郡
王越王長男建為武威郡王第二男道為興道郡王彭王長男
述為常王山郡王

大曆十年二月封第四子述為睦王充嶺南節度使度營田大
使第五子逾為彬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第六子連為
恩王充汴宋等州節度大使第八子遣為郾王第十三子造為
忻為王充昭義軍節度大使第十四子暹為韶王第十五子運
為嘉王第十六子遇為昭王第十七子適為循王第十八子通
為恭王第十九子逵為原王第二十子遠為雅王王
十四年六月封元子諱為宣王次子謨為舒王信為通王諒為
虔王詳為肅王又封皇子迺為益王迅為隨王又封彭王第三

男適為陽城郡王襄王長男遙為伊吾郡王祀王長男連為同
昌郡王穎王第六男俾為鄒國公延王第八男代為兗國公陳
王第五男俊為潭陽郡王義王第八男必為南川郡王恒王長
男循為清江郡王又封蜀王長男訓為東平郡王睦王長男謂
為恭化郡王長男讚為武都郡王謄為馮翊郡王
建中元年八月封嗣舒王藻為嗣郢王
三年正月封涇王迨男為延德郡王
四年六月徙封彬王逾為丹王郾王遘為簡王豫章郡王侁為
沂陽郡王
興元元年八月合川郡王李晟改封西平郡王樓煩郡王渾瑊
改封咸寧郡王
正元元年四月改封普王誼為舒王

四年四月封皇第七子諒為邕王仍拜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
長子淳開府儀同三司封廣陵郡王二子渙為建康郡王三子
沔為洋川郡王四子洵殿中監臨淮郡王五子浼秘書監弘農
郡王六子沐漢東郡王七子湜少府監晉陵郡王八子淑國子
祭酒高平郡王九子滋雲安郡王十子準太常卿宣城郡王十
一子浚德陽郡王十五子浥光祿卿河東郡王十六子况衛尉
卿洛交郡王舒王第二子涉太僕寧塞郡王三子汭太府卿
清河郡王睦王子諷太常卿洪源郡王丹王子訪宗正卿寧邦
郡王思王子誨大理卿景城郡王簡王子証司農卿平恩郡王
忻王諸子太常卿武威郡王詔王子誦鴻臚卿晉昌郡王嘉王
子訢太常卿新安郡王端王子子誠衛尉卿新興郡王循王子
護光祿卿平樂郡王

二十一年四月封第十弟諤為欽王第十一弟誠為珍王男建
康郡王沔為均王改名緯臨淮郡王洵為淑王改名綱弘農王
浟為莒王改名紆漢東郡王泳為密王改名綱晉陵郡王湜為
郟王改名總高平郡王淑為邵王改名約雲安郡王滋為宋王
改名結宣城郡王準為集王改名緡德陽郡王潛為翼王改名
練河東郡王浥為和王改名綺第十七男絢封衡王十九男縹
封會王二十男綰封福王二十一男絃封撫王二十三男緄封
岳王二十四男紳封表王二十五男綸封桂王二十七男縉封
翼王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為平原郡王二子寬為同安郡王
三子宥為延安郡王四子察為彭城郡王五子寰為高密郡王
六子寮為文安郡王
元和元年八月制封皇太子男平原郡王寧為鄧王同安郡王

寬為澧王延安郡王寮為深王高密郡王寰為洋王文安郡王
寮為絳王第十男審為建王

長慶元年三月封弟憬為郿王悅為瓊王洵為沔王懌為婺王
惛為茂王忱為光王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悅為澶王皇子湛為
鄂王濬為江王湊為漳王澶為穎宜令有司擇禮冊命鄂王尋
改為景王

太和八年十一月勅故澧王長子漢可封東陽郡王次男源可
封安陸郡王次男潢可封臨川郡王故深王長男潭封河內郡
王次男淑封吳興郡王故絳王長男封新安郡王次男滂封高
平郡王故洋王長男沛封潁川郡王淄王長男幹封許昌郡王
沔王長男瀛封晉陵郡王郾王長男溥封平陽郡王
開成二年八月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封梁王第三子執中封

襄王第四子言揚封紀王第六子成器封陳王第七子
五年三月故襄王男寀封樂安郡王故陳王第十六男儼封宣
城郡王
會昌六年五月初長男溫可封鄆王第二男澄可封雅王第三
男滋可封夔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
大中二年二月封第五男澤為濮王
三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七男惕為彭王
五年封第六子潤為鄂王
六年十一月封憲宗皇帝第十八男惴為棣王
八年封第七子洽為懷王第九子洸為昭王第九子汶為康王
十一年封第十子灌為衛王第十一子灘為廣王
十四年封憲宗子懼為信王

咸通三年封長子佖為魏王第二子佺為涼王第三子佖為蜀
王四子偁為威王初封郡王封憲宗子憤為榮王
八年并順宗第二十二子緝為斬王
十三年封第六子保為吉王第八子倚為睦王
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第長子陞震為建王
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第二子陞為益王
乾元寧年十月十八日封第二子栩為棣王第三子禊為虔王
第四子禔為沂王第五子禔為遂王
四年月二十二日封第六子祕為景王第七子祺為校王
光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封第八子禎為雅王第十子祥為瓊
王

正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宗以宇內晏清思以致理謂公卿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世而亡漢有天下恭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上然之始議永封裂土之製禮部侍郎李伯藥論曰周氏以鑿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持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御名締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

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存情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闕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運祚已懸之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教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王之勃興抗龍顏之祚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菜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劉曹之末鏃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

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惧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授
不悞望夷之未甚羿浞之災復思高貴之殃寧異申鄩之酷
此乃欽明昏亂自繫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教代之
後王室寢微自蕃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
寡疆場彼此干侵戈伐狐貍之役女子尽罄峭陵之師隻輪不
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然云嗣王委其
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斯言謬也而設官分
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理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
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々然
祗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
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
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莫不代

增淫虐時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尽或召
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礼共悔徵舒宣則父子聚麀終
誅壽翔乃云為己思豈若是乎内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
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爵非代
及用賢之路斯廣人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
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
睢咸袂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
平之際東漢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
言蔽焉陛下獨照宸衷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而
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
革請待琢琬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
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中書侍郎顏師古論封

建表曰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特降明勅博問卿士議欲封建既合事宜實惟理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云凋弊之後人稀土廣封建之事蓋未可行此皆不臻至理兩失其衷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不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分命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寮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特進魏徵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舉諸呂御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危而復安諸

侯傲而還肅此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扞若固圉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固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即未遑何也自隋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地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若並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亭不堪其勞將有佗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原夫聖人舉

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芟蕪之議惟明主擇焉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
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則無黜免臣竊惟陛下封之者
誠愛之重之欲其所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
者陛下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後使為世官也何則以堯舜
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
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則子之文理猶在正欲留之而樂鷹
鷹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息於已亡之
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
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
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十一年六月六日詔曰設曰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
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理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者也今採按
部之嘉名叅建侯之舊制共理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矣已有
詔書陳其至理繼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列荊州
都督荆王元景涼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
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
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元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壽州
刺史舒王元明鄧州刺史鄧王元恪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
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恭齊州都督
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暉揚州都督越王正
并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等地居且奠夙聞詩礼或
望乃間平早稱才藝並爵崇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

造次風政之譽克著於晷月宜冠藩垣昨以休命其所署刺史
咸令子孫世世承襲

唐會要卷第四十六

唐會要卷第四十七

封建雜錄下

封建雜錄下

議釋教上

正觀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司空長孫無忌為趙州刺史改

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為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

空杜如晦密州刺史封蔡國公特進李靖為濮州刺史改封魏

國公特進高士廉為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趙郡王李恭為觀

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尉遲敬德為宣州刺史改封

鄂國公光祿大夫李勣為蘇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

軍段志玄為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右領軍大將軍程知節為

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兵部尚書侯君集為陳州刺史改封陳

國公任城王道宗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僕卿劉弘基

為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金紫光祿大夫張亮為澧州刺史改封勛國公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孫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代及之典司空無忌等並策名運始功參締御即今子孫世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餘官食邑並如故其後無忌將之國情皆係恋不願是行辭不獲免謬出怨言以激上怒云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乃令世牧外州復與遷徙何異因上表固讓太宗謂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議也意欲公之枝葉翼朕子孫長久藩翰傳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邪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

道上疏爭之竟從志寧議劉秩政典曰我皇帝思倖前古永傳後裔下無山甫將明之才乃聽百藥偏昧之說伸群臣之小議挫為國之大國設爵無土署官不職王澤不布人無承化遂令刑辟未弭國用不殷權柄擅於后氏社稷絕而復存之由在於取順而難逆絕欲奪之原在於單弱而無所憚此即事之明驗也百藥不詳秦漢晉宋齊隋得失之異謂不足法復忽溥于賈曹劉陸成敗之說委之天命天之所命人事而已棄人事捨天理滅聖智任存亡也故建侯者所以正冢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二豈藩屏王室而已哉夫先王之尚封建也非止貴於永久貴其從化而省刑故郡建則貴督責則刑生國開則明教明則從化從化之行因於封建封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備同備同而禮殺禮殺然後可宣化教宣化教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

別則禍亂息此封建之所以易為理也郡縣之理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化俗嗚呼上無堯舜猶可也有堯舜之德故廣其澤此何以哉自漢以降雖建^封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國邑空封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二十二日勅五等封加開國之稱

十六年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議諫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剖土分疆雜用相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列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都以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

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王子之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漸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為準的封立諸侯各有國土年尚幼小多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代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要自餘餐和染教皆為善人此則前代事已驗惟陛下詳察焉上深納之

大足元年二月冀州人蘇安恒上疏曰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蔭履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長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王而王之從今年尚幼

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來輔周
室藩屏皇家使累業重先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封后父常玄正為上洛郡王左拾遺
賈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
氏而王自古盟書所弃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
圖子孫明鏡斥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而知不可史官執
簡必是直書先朝贈太原王殷監不遠如渙汗既行憚改成命
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館著冲謙之德
不納

其年五月十五日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
王爵乃率群臣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於有德
王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史詳觀帝業皆不並

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息而周漢氏作
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木衰木衰則金盛天地
之氣運必順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
帝王不可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
變之則霜露不時水旱交錯自有隋失海內分崩天曆之重
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
有功於四海有德於烝人自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
親庶政則有讒邪凶孽誣惑敵愾御害宗枝誅夷殆盡忠臣義
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弟咸預封建十餘
年間實亦榮極于時國家藩屏豈得並封物不兩盛時使然也
今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臣又聞之業不兩
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

自皇階反正天命維新武氏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進賦邑萬夫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乎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所居之實恐未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禍之亦於事未立定分於理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輕則易全又武氏諸王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崇欲敷崇外戚曲流恩貸柰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私情之小愛上崇經邦之要外制遐邇之心又故韓魯霍舒紀澤等諸王並遭非命枉被誅戮今遺孤餘緒雖罕有存者繼絕興亡義無或闕伏望詳擇近親繼其禋祀更開茅土並列於朝豈

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

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有序臣等並承榮寵固竭丹衷既為

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疏奏遂降武三思等為郡

王懿宗等為國
此表中書舍人卷義之詞也

開元八年五月十八日勅準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國夫人母加太字餘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宜準令為妃

封諸嶽瀆

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洛水神為顯聖侯享齊於西瀆封嵩山為神嶽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嶽天中王可尊為神嶽天中皇帝至神龍元年二月復為天中王先天二年八

月二十日封華嶽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二月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下尊
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萬物阜
物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寰區是仰且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
中嶽等三方典禮尊崇未齊名秩永言光被用叶靈心其中嶽
封為中天王南嶽封為司天王北嶽封為安天王
六載正月十二日赦文四瀆五嶽雖差秩序興雲播潤蓋同利
物崇號所及錫命宜均其五嶽既已封王四瀆當昇公位遞從
加等以答靈心其河瀆宜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源公淮瀆
封為源公仍令所司擇日差使告祭
七載十二月九日封昭應山為玄德公
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

諸嶽並外宜封公

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海為
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封沂山為安東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嶽
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鑿無閭山為廣寧公
上元二年十月改封華山為太山華陰縣為太陰縣
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吳山宜改為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
嶽故事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勅北嶽宜改為鎮嶽避穆宗諱也
開成二年四月十一日勅如聞京師舊說以為終南山與雲即
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佗至竟不沾霑况茲山北面闕庭日當
顧瞻脩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祀宇炭谷湫却在命祀終
南山未備禮秩湫為山屬捨大從細深所謂闕於興雲致雨之

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先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
向日以聞然命有司即持建立其年九月勅南山宜封為廣惠
公
三年太常禮院奏準去年十月六日勅終南山封廣惠公冊命
訖宜準四鎮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者今合每年一祭仍
請以季夏土王日祭之應緣祭事並令本州府備其祀文所司
祭前五日送京兆府
乾寧五年十月一日勅封少華山為佑順侯
天祐二年六月十六日勅封洞庭湖君為利涉侯青草湖君為
安流侯

議釋教上

武德七年七月十四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去釋教高祖付羣官

詳議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尚書右僕射蕭瑀與之爭論
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事親
終於奉上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
而悖所親蕭瑀非出空桑乃遵無父之教瑀不能答合掌云地
獄所設正謂是人其後上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亦可師卿
獨不悟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俗遵尚其道皆是邪
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
有害上然之至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以沙門道士虧違教跡留
京師寺三所現二所選耆老高行以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四
日赦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
正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
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現此乃是道人教

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道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與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云三台之位可其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教亦不須道人日到叅議顯慶二年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豈自遵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教同歸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尊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俗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毀彝典自今已後僧尼不得愛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即宜禁斷至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勅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教一準常儀庶能正此頽弊

用明典則

開元二年正月中書令姚崇奏言自神龍已來公王及外戚皆奏請度人亦出私財造寺者每一出勅則因為姦濫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克滿損污精藍且佛不在近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外壞正法上乃令有司精加銓擇天下僧尼偽濫還俗者三萬餘人大曆十三年四月勅南東州觀察使李叔明奏請澄汰佛道二教下尚書省集議都官員外郎彭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四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人遠空門不行

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於陳隋僧之教滅其亦數四
或至坑教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也蓋
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刑法
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二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出家者皆
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契在於王者已無用矣今明之
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益無
于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
臣聞天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
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尼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
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實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
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

絹四匹尼及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匹其雜色役與百姓同
有才智者令其士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
臣切料其所出不下令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國之富矣
蒼生之害除矣其年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歲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
近道况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尼規避還俗者
固以太半其年老精脩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

上深嘉之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鳳翔府法門寺有護國貞身塔塔內有
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其本傳以為當三千年一開開則歲豐
人安至來年合發詔許之命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護至京上
開光順門以納之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禮

舍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云供養者又有
閭肆惡子不苦焚烙之痛請譴言供養而燕其肌膚緣是佛骨
在所往盜發既擒獲皆向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
城於是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
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考壽而
中國未有佛法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年數蓋亦不減百歲周文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
亦未入中國非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有佛法來在位總十

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永宋齊梁陳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
之祭不用牲牢登一餐止於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
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能深知先王
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事其遂止臣常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聖神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
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
高祖之志必行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京都僧於鳳翔迎取佛骨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
諸寺迎送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其宗奉以祈
福祥也直以年豐大樂^狗人之心為京師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
百姓賤微於佛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
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夫佛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
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父子之情假如
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宮令入宮禁孔子曰敬神鬼而遠
之古諸侯行吊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除去不祥然後進吊今
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群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萬代之惑使天下知大聖人之所作為
出於尋常万万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成禍福凡有殃咎請
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上怒甚間一日出以示宰臣將
加重法裴度崔群對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其非內懷
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
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火促
何乖誕也愈為人臣而敢爾狂忽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慌至於
國戚亦以罪愈為人臣戒而給事中崔植洎諸諫官皆止疏論
救不納遂貶潮州刺史立通志卷六十一
會昌六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法寔
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滋蔓侈多以至於耗蠹國風

而漸不覓以至於誘惑人心而衆益迷泊乎九有山原兩京城
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
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於
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餒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
不勝數皆得蠶而衣待農而食寺宇提招莫知紀極皆各御藻
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况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邦經而
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正規開元亦嘗釐革剷除
不盡流衍滋多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
中外誠臣叶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從所陳懲千古之蠹原成百
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不讓焉其天下坼寺四十六百餘所還
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坼招提蘭若四萬餘收膏

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
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祇二萬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
於戲前古未行已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業之
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屋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
為之理簡易為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
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唐會要卷第四十八
議釋教下

議釋教下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當司伏準累年敕文及別勅建置佛堂并剃度僧尼等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濟羣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華飾寺宇廣度僧尼興作勞人匱竭力物近日天下州府未諭聖心建置漸多剃度彌廣相尚以月繫時臣恐黎眚因茲受弊臣職司其局不敢曠官當陛下求理納諫之時是小罄竭肝膽之日伏乞允臣所奏明立新規舊弊永除天下知禁如此則佛法可久民不告勞時宰臣因是上言伏以西方之教清淨為宗極濟為業國家弘闡已久實助皇風然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有司舉陳實當職分但須

酌量中道使可久行自今後應諸州準元勅置寺外如有勝地名山古蹟靈跡實可留情為衆所知者即任量事脩建却除舊名其諸縣有戶口繁盛商旅輻湊願依香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於州下抽三五人住其有山谷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負須暫憇番亦任因依舊基却置蘭若並須是有力人自發心營造不得令姦黨因此遂抑歛鄉閭此外更不得輒有起建如引別勅處分不在此限其僧尼踰濫之源皆緣私度本教遮止條律極嚴不得輒有建如^造可容姦必在禁絕犯者準元勅科斷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上文曆其官度僧尼數內有關即仰本州集律僧衆同議揀擇聰敏有道性已經脩鍊可以傳習奉學者度之貴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齒為限若唯求長老即難奉律儀剃度訖仍具鄉貫姓號申祠部請告牒其僧中有

志行堅精願尋師道但有本州公驗即任遠近遊行在所關防切宜覓察不使真偽相雜蔽庇姦人制可咸通二年上以志奉釋氏怠於朝政在散騎常侍蕭徹上疏論之曰臣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為本如佛者尚外之教非帝王所能慕也昔正觀中高祖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上言度僧以資福事后曰佛者異方之教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為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若此哲王之心安可反是哉疏奏上甚嘉之六年尚書右丞李尉復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必稱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議必稱王猛之諫誠以事求師古辭貴達誠陛下自續丕圖克崇佛事臣略採本朝名臣^奏啓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後

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中宗時公主貴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
佛不在外求之予心睿宗為金仙玉員二宮主造二道宮辛替
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墮麥爛于場陛下聖人也
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而造不急之觀賈六合之怨
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三時之月穿池沼損
命也殫府軍損人也廣殿宇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營身則不
清淨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
直臣也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痛息惜其言不行也伏望詳前事
之安危覽昔賢之啓奏營繕之間稍宜停減疏奏優詔嘉之

寺

西京

開業寺豐樂坊本隋仙都宮武德元年高祖為尼明照廢宮置
證果寺正觀九年廢寺立為高祖別廟號靜安宮儀鳳元年十

一月十五日勅廢宮立開業寺其宮中人內移就獻陵

會昌寺

金城坊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義師入

關太宗領兵於此武德元年因置為寺

崇義寺

長壽坊本隋延公于銓宅武德二年桂陽公主為

駙馬趙慈景所立

楚國寺

晉昌坊本隋廢興道寺高祖起義太原第五子智

雲在京為晉守陰世師所害後追封楚王因此立寺

興聖寺

通義坊本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

正觀元年立為尼寺

龍興寺

頌政坊正觀五年太子承乾立為並光寺神龍元

年二月改名

興福寺

脩德坊本王君麻宅正觀八年太宗為太穆皇后

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
西明寺 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武德初萬春公主居住
正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為寺
慈恩寺 晉昌坊隋無漏廢寺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高祖宗春在宮為文德王后立為寺故以慈恩為名寺內浮圖
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青龍寺 新昌坊本隋廢灵感寺龍朔二年襄城公主奏立為
觀音寺景雲二年改名
崇敬寺 靜玄坊本隋廢寺高祖為長安公主立為尼寺高祖
崩後改為宮以為別廟後又為寺
資聖寺 崇仁坊本太尉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文德皇后
追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復為僧寺

招福寺 崇儀坊本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其地本隋正覺
廢寺南北門額並睿宗親題之
崇福寺 林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以武
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為魏國寺載初元年
五月六日改為崇福寺
光宅寺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勅令掘得
石留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
薦福寺 開化坊半已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
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不欲姑與異居遂於園
後地造宅公主卒後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三日勅
為高宗造太后立為罔極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賜額改為
薦福寺也

興唐寺 太寧坊神龍元年三月十二日勅太平公主為天后
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六月七日改為興唐寺
永壽寺 永樂坊景龍三年為永壽公主所立
安國寺 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舊宅為寺
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章敬寺 通化門外大曆二年七月十九日內侍魚朝恩請以
城東莊為章敬皇后立為寺因拆哥舒翰宅及曲江百司看屋
及觀風樓造焉

寶應寺 道正坊大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門下侍郎王縉捨
宅奏為寺以年號為名

東京

龍興寺 寧仁坊正觀七年立為衆香寺至神龍元年二月改

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佚上疏曰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
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贊鴻名竊有未安芻言是獻至如
永昌登封創之為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石之所陛下思而奉
之不令更改今聖善報慈題之為閣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德
古先帝代未之前聞况唐運自宗周親撫政母子成業周替唐
興雖有三朝而化侷一統况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
有阻間不承統曆既奉成周之業寔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
莫之重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
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字直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
寺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曆共叶神聽上
納之因降勅曰文叔之起春陵少康之因陶政中興之號理異
於茲思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

下大唐中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天宮寺 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正觀六年立為寺
天女寺 敦業坊正觀九年置為景福寺武太后改之
敬愛寺 懷仁坊顯慶二年孝敬在宮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
敬愛寺為名制度與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為佛授記寺其後
又改為敬愛寺
福先寺 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立為太原寺垂
拱三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改為福先寺
長壽寺 嘉善坊長壽元年武后稱齒生髮變大赦改元仍置
長壽寺
崇先寺 證聖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為寺開元二十四
年九月一日改為廣福寺

聖善寺 章善坊龍神元年二月立為中興_寺二年中宗為武太
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寺內報慈閣中宗為宗后所立景龍三年
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造聖善寺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
房計破百姓數十家監察御史宋務光上疏諫曰陛下孝思罔
極崇建明因土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
場經營已足更事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_顛擠之憂富者無安堵
之所行非急切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匠廢
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
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
可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
傷一物之心應須拓寺諸侯農隙隙疏奏不納_{不納}
安國寺 宣教坊本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立為崇恩寺後改

為衛國寺景雲元年十二月六日改為安國寺
荷澤寺 宜人坊太極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為武太后
追佛所立初名慈澤寺神龍二年改為荷澤寺其時於西京亦
立荷恩寺
奉國寺 脩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太平公主
乳母奉國夫人尋奏為寺
邵成寺 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常廢人立為安樂
寺常氏誅改為景雲寺尋又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寺
花嚴寺 景行坊景雲三年立為寺開元二十一年改為同德寺
唐興寺 正觀二年十二月一日詔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搃
元戎致茲明伐誓牧登陬曾無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
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

刹招延勝寺望法鼓所振變矣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
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脩院宇具為事
脩以聞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
子奢等為碑記銘功業破劉武於汾州立弘濟寺宗正卿李
百藥為碑銘破宋老生於呂州立普濟寺著作郎許敬宗為碑
銘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遂良為碑銘破王世
充於邕州立昭禿寺著作郎虞世南為碑銘破竇建德於汜水
立等慈寺秘書監顏古為碑銘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
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銘已上並正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慈德寺 京兆府武功縣慶善宮西百步正觀五年為太穆皇
后故置以慈德名之
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側置一寺尚書右僕射褚遂良諫曰

關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間衛士已上悉是陛下牙爪陛下必欲乘釁滅遼若不役關中人不能濟事猶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為公造寺唯欲早成其功雖云和顧皆是催迫發遣幽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語弘福寺僧云我義活蒼生最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定寺則大弘福寺自不可大於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寺亦宜漸次脩營三二年得成未為遲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鶴萬歲為稱寺以封岳非煙重輪為名各度二七人
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為開元寺

景雲二年七月左拾遺辛替否疏諫曰夫釋教以清淨為本慈悲為主故恒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以損人故恒去己以全貞不為營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乎臣以為非崇教也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圖晉臣以奉佛取議梁主以捨身御陳若以造寺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其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

廟方見享祚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
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御之直以給邊陲
是有湯武之功減不急之祿以御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
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貞實而莫虛無重俗之
人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切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
沙彌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其所未度唯貧與善人爾將何以
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
離朋黨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
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增脩飾猶恐奢麗陛下嘗欲填池塹
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佛寺蓋無其數一寺堂殿
倍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
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竊痛之

景龍二年九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太上疏曰陛下六合為家
萬邦作宗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劫蜺旌寶蓋接影都畿
鳳刹龍宮相望都邑然釋氏貞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
以布施伏願陛下廣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田營御之資克疆
場之費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飢寒則如來如慈
悲之化也經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臣謹按金
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見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
來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在雕琢之功今之作
者臣所未諭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親於梨園因問以
時政得失絳州刺史成珪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為主蓋欲
饒益萬姓濟收群生若乃歲遷宇珍臺層軒寶塔耗竭府庫勞役
生人懼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

膺洪運敢陳芻蕘狂妄死罪中書令蕭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功務存農事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實可且停成珏之言伏希採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上疏曰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畧計都用資財動至十萬已上運轉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伏誠思此言且玄象秘妙歸於寂苟非脩心定惠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雕刻等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麗豈關降伏身心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蟲在土種類寔多每日殺傷動即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於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極為損陛下豈不深思之

正元十三年四月勅曲江南彌勒閣宜賜名正元普濟寺
元和二年九月勅成都府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十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之初有兩泉湧出請賜額為大和寺從之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於右神策軍
長慶元年三月劉總請以幽州私第為佛寺詔以報恩名之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州府寺據令式上州以上並合國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高量上州已上合行香州各番寺一所充國忌日行香列聖真容便移入合番寺中其下州寺並合廢毀勅旨所合番寺如舍宇精華者即番如是廢壞不堪者亦宜毀除但國忌日當州宮觀內行香不必定取寺名餘依

其月又奏請兩街合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勅旨宜每街各留寺兩所僧每寺各留僧三十人左街留慈恩薦福寺右街留西明莊嚴寺

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準今月五日敕書節文上都兩街先各留寺兩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於廢寺中揀擇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謹具揀擇置寺八所及數內回改名額分折如後兩所依前名額與唐寺保壽寺六所改名舊額僧寺四所寶應寺改為資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緣間架數少取陽華寺連接充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教寺右街置八所二所先準勅留西明寺請改為福寺莊嚴寺八所添置二所請依舊名額僧寺一所千聖寺尼寺一所興聖寺六所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

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謹定揀定添置及改名額分折如前勅旨宜依大中元年閏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為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二年正月三日勅節文都上除元置寺外每皆更名添置寺五所東都共添置五所二所尼寺仍每寺度五十人益荆揚潤汴并蒲襄等八道除元置寺五所外更添置僧寺一所尼寺一所諸道節度刺史州除元置寺外更各添置一所並充僧寺各度三十人諸道管内州未置寺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人五臺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見存者便令修飾每寺度五十人其僧尼年幾限約

并諸條流並準

會昌六年五月五日條例處分
五年正月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蕪許度僧
尼住持營造其年七月宰臣奏陛下崇奉釋教臣子皆願奔走
慮士庶物等力不逮擾人生事望令兩畿及州府長吏與審度
事宜樽節聞奏不必廣為建造驅役黎甿其所請度僧亦須
選有道行為州縣所稱信者不得容隱光惡之流却非敬道望
委長吏精加揀擇其村邑佛堂望且待兵罷後建置為便十月
十七日宰臣等上言近有勅許罷兵後建置佛堂蘭若今邊事
寧息必恐奏請繼來若不先議條流臨事恐難止約伏以釋門
之教本貴正真奉之稍嚴則人用加敬今諸州府寺宇新添功
悉未必畢百姓等若志願崇奉則宜併力同修自今已後有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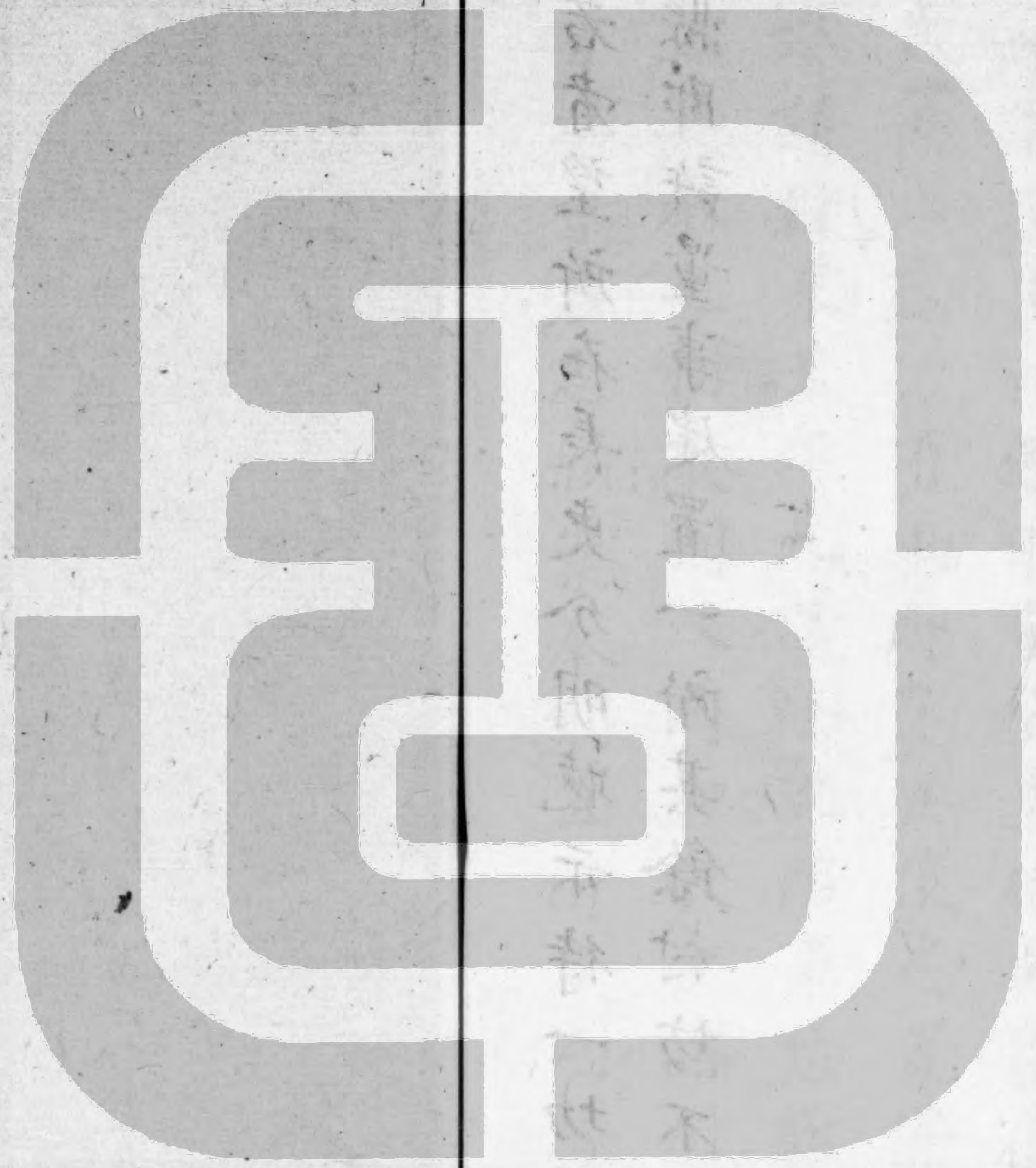
置佛堂蘭若者望所在長吏分明曉示待一切畢後或有去州
府遠處大縣即許量事建置一所其餘村坊不在更置佛堂蘭
若限制可

... 縣志卷之四十八 ...

...

...

...



...

...

...

書